

[德]杰瑞·科顿 著

JERRY COTTON



战争狂人

Eisengesicht



群众出版社

[德]杰瑞·科顿 著

菽蜩 译

TERRY COTTON

战争狂人

Eisengesicht

1516.45
KD2.3

群众出版社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6 - 3862

Ich liebe eine Mörderin

© 2006 by Bastei Verlag, Bergisch Gladbach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r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狂人 / (德)科顿著; 筱蝌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6

书名原文: Eisengesicht
ISBN 978-7-5014-4259-1

I. 战… II. ①科…②筱…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107 号

战争狂人

著 者: [德] 杰瑞·科顿
译 者: 筱蝌
责任编辑: 连玉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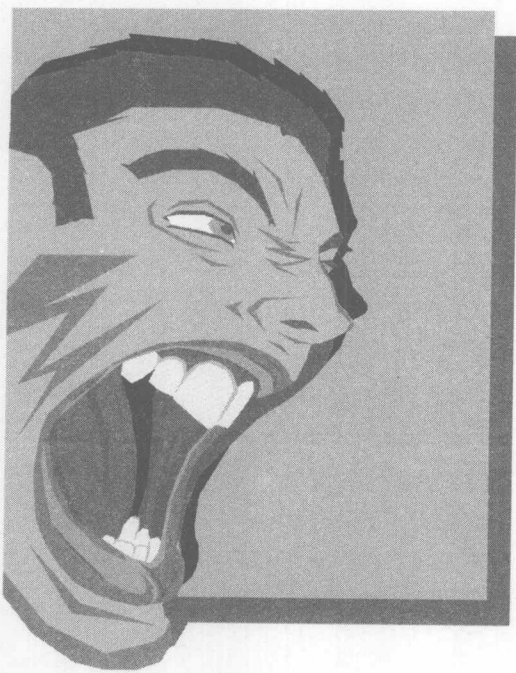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259-1 / I · 175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战争狂人，美国蒙大拿州前参议员莫根·杰佛逊·格洛斯患有躁狂症，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统治全世界。他在世界各地招兵买马，成立自己的军队，自任将军，开始实施自己的罪恶计划。他杀戮成性，和他作对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劣迹败露后，为了掩人耳目，他杀人灭口，最终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战争狂人



序 幕

从芝加哥飞来的班机降落在纽约的拉古迪亚机场，乘客们走进机场大厅。大部分乘客身着职业装，只有一件手提行李，漫不经心地走出机场，直接从出口走出，向机场的停车场走去，他们今天早晨把汽车停在了那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走到大厅门口去搭乘出租车。

在人群中，只有卡伦·塞勒显得与众不同，她站在那里，四下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跟踪她的人，然后，随着人流向候机大厅门口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我过的这叫什么生活呀？不正常的生活，和这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就算自己是一名记者，也不一定非要经常处在危险之中呀。不！她感觉有些愤恨，心想，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将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秘密刺探出来，并把他们的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

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她的内心都十分害怕，这次也不例外，或者说更为害怕更为准确些。这次的经历可能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为危险，卡伦这次跟踪的是一个杀人成性的家伙，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一件工具，用完之后可以随意丢弃或者毁灭。卡伦向他发起挑战，真是让人觉得不自量力。她本来可以不去招惹他的，但是，职业的使命感促使她，下决心一定要将那个家伙揪出来。

尽管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仍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她准备先潜伏一段时间，而她潜伏的最佳地点就是这里——纽约。



她小心翼翼地走向出口走去，随着迈出的每一步，她感觉自己越来越安全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肯定的，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航班上没有安装炸弹，她已经平安落地，现在，不会再有危险了。

卡伦身穿一件套装裤，身材修长，身体健壮，头发剪得很短，浑身充满了活力。一条红色领带配上一件与之相配的丝质衬衣以及在意大利订制的平底鞋，使她显得更加干练。从外表上很难推测出她的年龄，这个秘密只有与她熟识的几个密友知道。很多人说，她看上去像是二十一二岁，也有很多人说她看上去三十多岁，卡伦每次都要向大家解释，她的实际年龄是二十八岁。

快到大门口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打开了黑色挎包。挎包里只有一个笔记本和几件她随时会用的小东西，她甚至连洗漱用具都没带。每次她姐姐都会把所有东西给她准备好，以防备她像今天这样的突然袭击。

卡伦掏出手机，拨通了她姐姐迪安娜的电话。

“喂！”电话里传来姐姐的声音。

“喂！你猜我是谁。”

“卡伦！”迪安娜吃惊地大声问，“你在哪里？你来纽约啦？”

“哈哈！不愧是我姐姐，一下就猜到了。”

卡伦这时已经走到了候机大厅门口，她往边上挪了挪，给后边出来的人让开路。

“我不相信！”从迪安娜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兴奋。“简直像是从天而降！你为什么事先打个电话？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堵在了路上？”

“我没有开车来，迪安娜。”卡伦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在逃避追捕的实情告诉姐姐。不，不能，至少现在不能，要等到和姐姐见面后确认不会被别人听到再把真相告诉她。于是，她接着说，“我现在的准确位置是皇后大道，你们那座该死的监狱似的小岛的东南面，你们这个恐怖岛屿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问：“克里斯岛。”迪安娜说，“你现在在拉古迪亚机场？”

“是的。”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好去机场接你。好了，你等着，我去机场接你。”

“夫人，请问您要出租车吗？”卡伦身后响起一个男人的带印地安口音的声音。

卡伦转过头，打量着那名男子。

那个人皮肤黝黑，头发上满是油污，微笑着望着卡伦。

“喂，怎么了？”迪安娜在电话里大声问，“是不是有黑车司机在纠缠你？我还以为只有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才会有专宰外国游客的黑车司机呢。别理他们！”

“我不是外国游客。”卡伦回答说，“你放心吧。虽然我不是纽约人，但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

“那又怎么样？”迪安娜有些生气地说，“听我说，别理那些家伙！很多黑车司机都是曾因抢劫、盗窃犯罪蹲过监狱的人。你要不听我的活，恐怕很难活着到我这里。”

“你这叫什么话？我大老远的来看你，你却用这种话来诅咒我死！”卡伦生气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怕你出事。你一定要找一辆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出租车。”

“好了，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卡伦说，“你告诉我，如果乘出租车去你那里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半个小时。”

“那好吧，我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到你那里。别忘了，给我叫一份比萨外卖。”

“你放心吧，没问题。”

卡伦关掉手机，放进手机套里。

那个男人没有走，仍然站在她的身后。

可能是自己多疑了。卡伦想，他可能是个非法越境者，为了生



存，为了妻子和父母、孩子，在这里拼命挣钱。这个家伙看上去很可怜。

“你是什么地方人？”卡伦问。

“啊？皇后大街，离这里很近。”

“我是问，你是哪国人？”

“印度，女士。”

“噢。你有出租车运营证吗？”

“当然了，女士。”

他说着，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信用卡大小的塑料封套。

“苏里万汽车公司。”卡伦念道，“驾驶员姓名：瓦苏·纳任。”

她看了看证件上的照片，又打量了一眼面前的这个男人，放下心来。

“那好，纳任先生，从这里到曼哈顿市中心雷兴顿大街 512 号要多少钱？”

“20 美元。”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说，并把证件收了起来。

卡伦摇了摇头。

“你疯了吗？就这么短的距离，你要那么多钱？”

那个人举起了手。

“女士，您多长时间没有来纽约了？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就这我还给您优惠了呢。”

“开玩笑。”卡伦一边说着，一边从他的身边走开。

“您等一下，女士。”他赶紧凑到她的身边。“您别生气，咱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其实，我也很不容易，我每个月要交 100 美元的车份钱，还有很多其他支出，汽油钱、修理费，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卡伦停下了脚步，笑着说：“好了，痛快点儿！多少钱？”

“您给 15 美元怎么样？”

“好了，好了，就给你 15 美元。”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谢谢，女士，谢谢您。您有箱子吗？我来帮您拿提包吧。”

“不用。”卡伦说，“你就把我送到曼哈顿就行了，而且一定要快。”

纳任朝路边的一辆雪弗莱汽车走去，卡伦跟在他的身后。

上车后，卡伦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并预付了车钱。她很大方地付了司机20美元。她觉得那个司机很可怜。

汽车驶出机场，向曼哈顿市中心驶去。

当汽车行驶到阿斯托利亚公路的时候，卡伦问：“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些零钱付特里布洛桥的过桥费呀？”

瓦苏笑着回答说：“不用，全都是自动交费，女士。我们的车里全都安装了自动缴费系统。”

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仪表盘上的一个小盒子。

其实，卡伦这样说，是想让司机知道，她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不要想欺骗她，把她拉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抢劫她的钱财。

“我可以把收音机打开吗？”出租车司机问。

“啊，我无所谓。”卡伦说。

“您想听音乐还是听新闻？”

“音乐。但是，我不喜欢听重金属音乐。”

“好的。”

司机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了清扬的音乐声。

“我要停一下车。”司机说，“在前面的停车场，就一停小会儿。”他指着路边的一块路标说，并把车开上了右边的车道。

卡伦吃了一惊。

“为什么？”她大声问，“不要停下！继续往前开！”

“对不起，女士。”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右转向灯。“只是有点儿紧急情况。”

“什么？你说什么？”卡伦大声问，“是不是你的车坏了，要换一辆车？”

“不是，不是，女士。”司机哼哼着说，“我……我……只是有



点儿内急。”

“那也不行！”卡伦大声说，“你要么继续往前开，要么现在就停车让我下去。”

“您不要激动，别激动！”司机说着，已经把车拐下了高速公路。汽车前大灯把路边的停车场照得一片通明。停车场上长满了杂草，尽头是一堵高高的水泥墙。

卡伦怒火中烧。

“开回到高速路上去！”她大声喊，“要不然我要报警了！”

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背包里去掏手机。司机没有说话，猛地一踩油门，汽车飞快地冲进了停车场。

卡伦的手机掉在了地上。在这一刹那，她想，当初真应该听姐姐的劝阻，否则也不会……

刚才还很慈祥的司机现在变成了一个疯子，他猛地向围墙撞去，就在汽车要撞上围墙的一刹那，他猛地把车刹住。汽车轮胎在地上发出尖锐刺耳的刹车声。

几辆汽车围了上来。

卡伦大吃一惊。

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她想，这帮该死的家伙，事先藏在这里等着我上钩！

她捡起手机。这时，她身边的车门被打开了，一个男人向她扑过来，满嘴烟味。

卡伦一边大叫着，一边手指颤抖地按下了手机的按键：911。

一个大拳头向她的头部击来。

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当卡伦重新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粗糙的地上，隐约可以听到从高速路上传来的汽车驶过的声音。

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身边站着几个戴着黑墨镜的男人。



卡伦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此时此刻，她的心里十分平静。自从她干上这个职业，她就知道，这个职业随时伴随着风险，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而这一天现在真的来到了。

一只脚踩在她的身上。“醒来了？”一个嘶哑的声音问。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臭女人，问你话呢！”卡伦没有吭声。从高速路上照过来微弱的光线。

她的头被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嗓音嘶哑的男人接着说：

“你不要假装听不见，当心吃苦头。想让我们撬开你的嘴是不是？”

卡伦轻咳了两声，声音微弱地说：

“我听出你的声音了。”

“那你的下场会更糟糕。”那个显然是几个人中的头目的家伙说。“我知道。”卡伦想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毫不惧怕，但她知道，她无法做到，她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恐惧。

“那好呀。”那个头目说。

“你们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卡伦说。

“我倒要看一看。”他说，“告诉我们那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要不然我们还会让你吃苦头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找什么东西。”卡伦的头上又重重地挨了一脚。

卡伦大叫一声，但她的喊叫声被淹没在汽车行驶的声音里。

“我什么也没有！”她呻吟着说，“什么都没有了。我全部都删除掉了。我的笔记本电脑的硬盘上就剩下地址了，你们不信可以自己去看。”

“不要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们。”那个男子接着说，“你要是这样



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去调查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的情报是十分准确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你来纽约的目的是什么。”

卡伦一惊。迪安娜，她想，并痛苦地发出了一声呻吟。噢，我的天呀！

“姐妹之情。”对方狞笑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告诉你吧，我们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你姐姐迪安娜现在一个人生活，她有一个女儿叫杰西卡，今年7岁，和迪安娜的前夫在一起。”

“不要！”卡伦大声说，“不要！你们不要伤害她们！”

四个男人哈哈大笑。

“没问题。”小头目说，“只要你告诉我们那些数据在哪里，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卡伦的脑子在飞快地转着，很快就想出一个权宜之计。

“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她说，“我这里真的没有那些资料了。”

“那——”嗓子嘶哑的那个男人问，“那些资料在什么地方呢？”

“到处都是。”卡伦说，“我已经用电子邮件将资料发给了美国和加拿大各大报社和杂志社了。”

片刻沉默。

然后，小头目恶狠狠地对卡伦说：

“别跟我们要花招。你把我们当成傻子吗？”

“不，”卡伦说，“我不敢骗你们。我真的——”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那个男人提高了声音，“在蒙大拿州我们把你跟丢了，但是，从芝加哥到纽约，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知道，你肯定把那些数据藏在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了。我们会找到的，你就等着瞧吧。不过，你要想少受点儿皮肉之苦，还是趁早乖乖地把藏东西的地方说出来吧。”

在蒙大拿，当她发现那个东西的时候，肯定就已经知道这些人极为残忍，杀人不眨眼，特别是他们的幕后指使人“铁面”。他叫摩根·杰佛逊·格拉斯，曾经是一名参议员，幻想着有一天能统治整



个世界。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开始实施自己的罪恶计划。卡伦是在蒙大拿发现他的行踪的。

“我告诉你们——”卡伦固执地说，“这位参议员每天都要小心，我的报告随时都会被人公之于众，即使你们杀了我也已经无济于事。”

几个家伙又大笑起来。

“那就等着瞧吧，看谁敢去冒这个风险。”声音沙哑的家伙说，“参议员的势力很大，没有人敢发表你的东西的。”

卡伦陷入了沉思，想起了摩根·杰佛逊·格拉斯说过的话。

“我代表上帝。和我作对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匪徒大声喊道，“你说还是不说？”

卡伦没有回答，一股求生的欲望油然而生。她慢慢地缩回腿，猛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试图逃跑。

但是，她刚跑出两步，就被对方扑倒在地。

对方紧紧地掐着她的脖子。

她慢慢地陷入了昏迷，临失去知觉之前，心里还在不断地念着那个人的名字：

铁面……

铁面……

铁面……



第一章

我们将情况向房管员作了简单介绍之后，他先给迪安娜·图尔纳打了个电话，然后，陪我们来到了迪安娜家。随行的还有一位急救医生和她的助手，万一迪安娜听到妹妹出事的消息而昏迷，我们可以马上施救。

房管员名叫赫伯特·格拉赫，大约 50 岁，矮小敦实，身穿深蓝色工装裤和浅灰色套头毛衣，看上去很慈祥。他走上前去，按响了迪安娜家的门铃。

“谁呀？”对讲机里传来迪安娜的声音。

“您好，图尔纳夫人，我是房管员，刚才给您打过电话。您现在有时间嘛？”

“当然了，格拉赫先生。有什么事吗？”迪安娜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她今天一定过得很愉快，显然正在享受着美好的傍晚时光，可以想象，为了迎接妹妹的到来，她肯定已经忙乎了好几个小时。

一想到这个可怜的女人将要听到妹妹遇害的消息后所要经受的沉重打击，我的心里不免隐隐作痛。

赫伯特·格拉赫先生站在门禁的摄像头前，脸上露出了微笑。要是换了别人，此时此刻，为了寻找合适的借口一定会急得满头大汗，而他却显得十分从容不迫，使我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感到佩服。

“没什么事，只是随便聊聊。”他说话很轻松自然，好像只是来